

# 畬族的口头文学

## ——山歌的特色

陈元煦

畬族是我国兄弟民族之一，分布在闽、浙、粤、赣、皖等省的部分山区。总人口约有 36.8 万余人（1982 年）统计，其中约有 60% 的人口散居在福建的福安、福鼎、霞浦、宁德、罗源等 60 多个县份；约有 36% 的人口散居在浙江的温州、丽水、金华等三个地区的十多个县内；广东、江西、安徽三省也有少量分布。畬族居住分散，其村落大多交错杂处于汉族村落之中，也有畬、汉两族人民杂居在同一村落里，形成大分散、小聚居的分布局面。

在畬族住居的山村，到处能听到高亢抑扬的歌声。唱山歌是畬族民间一种群众性的娱乐活动形式，是畬族人民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畬族人人能歌，事事可唱，有“歌的海洋”之誉称。无论是上山樵柴、下地干活，还是婚丧喜庆、节日盛会，他们或以歌为乐，用以驱除寂寞和疲倦；或以歌表情，用以抒发内心的激情。只要身临畬村，随时都能听到悦耳动听的歌声在深山、峡谷、田野里回荡。

畬族虽然没有本民族的文字，但有本民族的语言。他们能自编自唱各种山歌，大多以歌唱的形式在口头上流传，成为一种民间口头文学。这种文学，能不经而走，世代相传。有些山歌虽也有手抄本，不过是借汉字记音，不能阅读，仅供歌唱用。许多脍炙人口的山歌，经过辗转传唱，很快风靡各地，在畬族群众中竞相传唱。

根据笔者在福建、浙江等地进行畬族社会历

史调查所见所闻，和福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文艺小组的搜集，畬族民歌数量极为丰富，流传至今的大约有 1000 多篇，这些作品大致可分为长篇历史叙事歌、小说歌、诉苦反抗的革命山歌、情歌和新山歌等五大类，且各具特色。

### 一、长篇历史叙事歌

这是一种传统的文学作品，其优秀代表作有《高皇歌》（亦称《盘古歌》、《盘瓠王歌》、《祖公歌》）、《麟豹王歌》、《末朝歌》等。其中以《高皇歌》流传最为广泛，也是学术界研究的优秀作品之一。它是畬族民间的一首长篇史诗。歌词内容赞颂了传说中的畬族祖宗盘瓠王出征杀敌的英雄事迹。如：

番王饮酒在高楼，身盖金被银枕头；  
文武朝官不随后，龙期咬断番王头。  
衔了王头过海河，番边贼子赶来掳；  
刀枪好似竹林笋，不得过来奈我何。  
咬断王头过海洋，云雾迷来渺渺茫；  
一时似箭浮过海，众官取头金盘装。  
众官取头金盘装，奉上殿里去见皇；  
皇帝看见心欢喜，自愿龙期作婿郎。

歌词内容也反映了畬族早期社会经历过“刀耕火种”的游耕农业和辅猎以狩猎的经济生活，如：

广东路上已多年，蓝雷三姓①去作田；  
山高作田无米食，赶落别处去作田。

①指蓝、雷、盘三姓。

赶落别处去作田，别处作田又作山；  
作田作土无纳粮，作田亦是靠天年。

凤凰山上鸟兽多，若爱食肉自去猎；  
开弩药箭来射死，老熊山猪鹿更多。  
山羊半死在岩前，寻上三日都不见；  
身死挂在树尾头，正神问卜正看见。

此外，歌词内容还揭示了畲族由广东凤凰山往闽、浙迁移的经过和路线，叙述了由于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所造成的民族隔阂，内容丰富，畲族地区几乎家喻户晓，人人会唱。

## 二、小说歌

小说歌是一种在畲族民间流传极为广泛的山歌。它是由汉文的章回小说或评话唱本改编而成的。最初改编者是福建霞浦白露坑一带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歌手，他们能看懂汉文的章回小说，就把它改编成小说歌。将章回小说或评话唱本改编成小说歌的鼎盛时代，大约在十九世纪初期。当时流传在民间的小说歌，有一百多种，其中以《钟景祺》（亦名《双帕锦香亭》）、《蓝佃玉》（亦名《九节金龙鞭》）、《白蛇传》、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、《锤良弼》、《洪武帝》和《奶娘传》等，最为畲族群众所喜爱。歌手们编了小说歌，一般是先在群众中教唱，群众学会后，就在盘诗会上或出门做客时同别人对歌，口口相传，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。畲族小孩学唱山歌，往往都是从小小说歌学起。小说歌具有极其深厚的群众基础。它的歌词内容，既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，又有丰富多采的故事情节，唱起来既是一种文化娱乐，又是一种美的享受，往往能起到寓教于乐的社会效果。在历史上畲族没有本民族的戏剧，改编小说歌，恰好起了戏剧的作用。在畲族群众的心目中，小说歌是最严肃最正经的歌，同客人对唱，一般都要唱这种歌，或者以唱这种歌作为开头。它在畲族山歌中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。

小说歌的产生，可以说全部出自畲族劳动人民中的知识分子之手，经过他们改编后的小说歌，歌词一般都具有时代的气息和乡土的芬芳，为畲族群众所喜闻乐唱。特别是反映反抗封建统治斗争赢得了胜利，使本民族扬眉吐气的歌词，群众更是本不离手，歌不离喉。如被畲族群众认为是歌颂本民族英雄人物的《钟景祺》和《蓝佃

玉》，在民间广为流传，最受群众欢迎。还有如根据历史记载和畲族民间故事改编的小说歌——《锤良弼》，其歌词系反映福建福鼎县童生锤良弼于清嘉庆年间，到福宁府应试秀才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，对畲族人民被迫“作舆台，为人役身”，认为是下贱事，锤良弼就此被认为“身家不清白”，不准与考，被赶出考场。锤不肯罢休，变卖家产，赴省城告状，得到当时巡抚李殿图的支持，打赢了官司，主考受到了处分，锤良弼终于金榜题名，这首小说歌的内容虽然比较简单，也没有离奇曲折的情节，但各地畲族群众非常爱唱爱听，他们认为这是畲族人民反抗封建统治阶级斗争的胜利，是本民族聪明智慧的表现，唱了它，倍增民族的自豪感。

## 三、诉苦、反抗的 革命山歌

这类山歌在畲族山歌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数量。它的大量问世和广泛流传，是与当时畲族人民所处的时代背景相联系的。解放前，畲族人民身受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重压，还受到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。经济上遭受地主官府的残酷压榨和掠夺，政治上也毫无地位，广大畲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，他们为了揭露和鞭挞万恶的旧社会，编了许多反映畲族劳动人民生活极端贫困、民不聊生的山歌，用烈火般灼热的歌词，无情地痛斥吃人的旧社会，控诉反动的统治阶级。如《官主压榨似虎狼》和《抓丁苦》两首歌，就是畲族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《官主压榨似虎狼》歌词云：

官主压榨似虎狼，刮得畲家无粒粮；  
年头忙到年尾底，日日清水灌肚肠。

《抓丁苦》的部分歌词云：

国民党，害人精，压迫剥削害百姓；  
不抗日，打内战，又抽穷人当壮丁。  
被迫抓去当壮丁，父母相送泪涟涟；  
新婚夫妻多恩爱，鸳鸯拆散好痛心。  
当壮丁，苦难言，父母年老难种田；  
田园没种没粮吃，沿街讨饭多可怜。

上述歌词，反映了畲族人民苦难深重及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刻骨仇恨。一定的经济地位，决定

了他们的政治态度。一般说来,畲族人民有较高的思想觉悟,同情革命,对革命的要求也特别强烈。根据作者对畲族社会历史的调查,闽东畲族居住的村庄,几乎都是革命老区,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,普遍成立了村苏维埃政府,大批畲族群众都投身到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去。由于广大群众的亲身革命实践,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,他们编了许多充满革命激情的山歌,有效地动员人民群众踊跃参加红军,砸烂旧世界,建设新世界。如《十送郎》就是其代表作。它的部分歌词是:

第二送郎出门头, 家里事情你莫愁;  
红军一定会得胜, 穷人以后会出头。  
第三送郎到大山①, 大山红军一大帮;  
我郎出去当红军, 不灭白匪心不甘。  
.....

第十送郎福安城②, 连打十降郎都赢;  
我郎胜利回家转, 见父见母喜盈盈。

#### 四、情歌

情歌是畲族山歌重要的组成部分。青年男女间的感情,往往通过唱山歌的形式表达出来。在早期,畲族青年男女婚姻比较自由,平时可以“连袂而舞”,不受“授受不亲”的束缚。他们为了表示对心上人的爱慕,常常在山间、田野、路上或在“盘诗会”上,通过对唱山歌倾吐相互间的爱情,以山歌作为相互了解、建立感情的桥梁。畲族地区有所谓“老婆是唱来的”,就是这种婚姻自由所结出的果实。随着封建婚姻制度对畲族地区的影响,“父母之命”、“媒妁之言”的封建包办婚姻也日益严重。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,给青年男女带来终身的痛苦。所以在畲族地区也有流传所谓“不爱老公(指父母包办的丈夫)爱贤郎(指自由恋爱的丈夫)”的情歌。表现了青年女子对封建包办买卖婚姻的反抗。青年男女唱情歌多是一唱一答,也有最后男女合唱一条(四句为一条)的。前者的唱法,如《情哥情妹情更深》(部分唱答):

女唱: 枝枝茶叶情意深, 茶叶好象阿哥心;

花心生在茶叶内, 妹心连着阿哥心。  
男答: 蜜蜂双双采茶心, 情人一对在茶林;  
合作茶园常丰产, 情哥情妹情更深。  
后者的唱法,如《拦路情歌》(部分唱答):  
男唱: 隔山唱歌听不明, 隔树妹妹难通情;  
变只山甲穿过去, 找根红线通妹情。  
女答: 郎唱山歌心含情, 只要你郎有真心;  
你郎若有真情意, 山歌也能作媒人。  
合唱: 好男好女结同心, 厚情蜜意胜黄金;  
泉水也变热烘烘, 似蜂蜜甜到心。

这种挑逗性的对唱是畲族青年男女间表达感情的主要形式,也是大家最热爱的一种歌唱形式。如在盘歌会上,邻近畲村的青年乔装打扮聚集一起,对唱开始,男的挤坐在一边,女的挤坐在一边,泾渭分明。即使不会唱歌的,也按性别分开,以壮大各自一方的声势。对唱时,一般没有眉来眼去,频送秋波,特别是姑娘,低着头,只管唱、管听,以歌传情。唱调一般是双方一样高。唱法是一边先唱一条,对方答唱一条。也有一边先唱二条、三条后,对方答唱二条、三条。既可由双方中的各一人连唱,也可由不同的人接唱。这种形式仅流行于福建的罗源、连江和宁德的飞鸾等畲族地区。而最普遍的、且各地畲村都有流行的就是对唱的形式,男的唱一条,女的答一条,同一边的人也跟着主唱者哼起来,形成齐唱,气氛颇为热烈。这种形式不仅在对唱情歌时可用,唱历史歌、小说歌或杂歌等都可用。

#### 五、新山歌

解放后,畲族群众编唱的新山歌,其内容更是丰富多采,既无情地鞭挞封建社会的罪恶统治,也有尽情地歌唱解放后畲族人民的新生。特别是歌唱形式自由的各种杂歌,内容尤为丰富。如过去畲族人民的苦难日子、斗争历程、劳动生活、婚姻爱情,以及对未来幸福的憧憬等内容。正如畲族群众所说的:“只要是眼睛看得见的,手脚做得出的,语言表达得来的,无论什么事情都有歌”③可唱。人们几乎可以以歌代话了。因此,畲族民间的歌手具有即席哼唱的歌才。他们有挖

①《十送郎》这首山歌,流传在福建省福鼎县,大山系该县地名。

②福安在福鼎南,相距一百多里。

③《畲族社会历史调查》第209页,福建人民出版社,1986年。

掘不尽的题材，歌唱不完的山歌。

解放后，畲族地区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，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等各方面都得到了飞跃发展，畲族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了提高，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显著变化，这些为畲族人民编唱新山歌提供了丰富的源泉。他们对畲村生活的巨变，内心感到无比的喜悦，热情赞颂共产党，歌唱新生活。在《如今山区变了样》的山歌里唱道：

千年铁树开了花， 万年荒山今成林；  
山区变成聚宝盆， 山歌越唱越有神。

在《翻身不忘共产党》中又唱道：

畲家女儿上学堂， 自古以来没有想；  
如今学校遍地建， 开春不忘共产党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畲族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广大山村逐步打破“老死不相往来”的自给自足封闭式经济格局，合理调整了产业结构，农、工、商全面发展，畲村处处生机勃勃。这种由改革、开放带来的新生活，又给畲族歌手提供新的题材。如畲族青年男女在对歌中唱道：

一潭碧水明如镜， 渠道弯弯到山村；  
是谁引来清流水， 畲山明珠亮晶晶。  
风吹稻浪一片金， 碾米揉茶不费劲；  
共产党引来幸福水， 千里畲山气象新。

畲族人民盼望与在台的亲人早日团圆，编写了《盼归》山歌：

一别畲山四十年， 梦里阿母改面颜；  
醒来不见阿母人， 相思树下月空圆。

从上述列举的各类山歌来看，无论是它的结构押韵，或是歌唱形式等，都具有鲜明的特色。山歌结构，除了杂歌中有三字头和五字头（歌词

首句是三言和五言）外，其余各类山歌基本上是七言（字）一句，畲族歌手称四句二十八个字为一条，其曲词多半以四句构成一个乐段。只有在罗源、连江一带，有把四句分成两个独立乐段的现象。其歌词有着严格的押韵，一般有四句的独立乐段中，第一、二、四句要用同韵，他们称不押韵的歌词为“不平”，“不平”就唱不出来。使用汉语编成的山歌，必须先用畲语改编，然后才能唱出来。歌唱时，年轻的畲族男女歌手都会使用“假嗓”（假声）歌唱。年纪大的人因使用“假嗓”唱不出来，须用“真嗓”（真声）歌唱。不过真嗓一般较假嗓音调低。

畲族山歌的歌唱形式，除了独唱，对唱这两种较为普遍的形式外，还有一种属于二重性质的歌唱形式，畲族歌手称它为“双条落”（即“双音”）。这是一种带有轮唱性质的二声部，由两个歌唱者以同样的歌词进行重唱，即一个歌手先唱两个字或四个字，另一个歌手立即重复唱下去。这种唱法在我国民歌演唱中是比较稀有的，它丰富了我国民间音乐的演唱形式，其流行地区主要局限于福建省宁德县的七都、八都、九都等畲村，在福建省的霞浦县也略有所见。这种轮唱性质的演唱法，唱起来既热烈又紧张，听起来又好比两只黄鹂在花间嬉戏、追逐，优美动听。

总之，畲族的口头文学——山歌，形式多样，内容丰富，它不仅能反映时代的脉搏，而且还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。畲族的无数山歌，大大丰富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宝库。

注：文中所引山歌，多系福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搜集，恕不一一注明出处。